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勉齋集卷十九

宋 黄榦 撰

記一

楊恭老敬義堂記

人禀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為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為君臣之義父子之恩

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内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間之合乎天理則順直端方而無邪曲偏詖之累人欲間之則反是矣是故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間其惟敬義乎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内直矣合於義則品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内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宰萬事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坤順也二中也以六居之正也

順理而中正直方之義也聖人推原其所以然者而為之言曰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示人之意切矣學者其可不務乎長溪楊君通老致其兄恭老之意曰吾嘗以敬義名吾堂日與吾兄弟諸子講習乎其中子與吾弟交最厚其為我言其意辭謝不敏而通老之請益堅吾與通老從遊於夫子之門二十年矣通老長於吾十年而首與之交相好也通老温厚質實信道甚篤余未及識恭老而通老以為不可及其亦賢者歟以昆弟之

賢而朋友之契以切磋之義責於予予亦安得無言耶予惟楊君亦旣深知古人為學之要矣兄弟諸子藏修遊息於斯堂之上端居静慮斂襟肅容深惟其義而藏諸中察諸念慮之隱微驗諸事物之雜揉使此意常存無少間斷則大易之旨固已不占而有孚矣余老矣無所歸亦將裹粮而前歴堦而升以聽楊君兄弟之教也於是乎言長樂黄㮣記

鄭次山怡閣記

怡閣者象山鄭君次山之家塾也以怡名取夫子答子路問士之意也紹熙二年冬閣成以書藏之帥其子若弟之子群居而肄業焉明年夏命其子遹成叔來告曰願有記幹於鄭君未嘗有一日之雅而已竊聞其有長者之風矣及覿成叔之為人襟度夷曠智識閎爽則又知君之施于家者信可書也遂不辭而言曰自竊窮摹擬之學可苟富貴而孔氏詩書遂為無用之具其間博聞強記者亦不過騁譚辯誇文章而於古人之學修身

及家者漫不復講今君教其諸子而首欲其篤於兄弟之愛可謂審所輕重而不惑於流俗者矣蓋五典者天叙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析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母兄弟為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悌為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為重乎古之稱其從父者曰世父叔父從父稱之則曰兄弟之子後之稱其從父曰伯叔而父之義始不明矣謂吾姑者吾謂之姪而世率以姪稱其兄弟之

子則是不以子待之也父之兄弟與夫兄弟之子猶有父子之稱者以其同出於一氣也則從父兄弟豈不猶吾之兄弟乎所貴乎士者以能深明其同氣之義而不失其天性之至愛耳若夫利欲膠固横目自營一室之内亦離鬬狠則雖通今博古高談天人而亦何足為士哉此亦君子所以為教而獨有味乎夫子之言也君之諸子居是閣也仰而觀焉俛而思焉知君之待兄弟之子如己子焉則吾之處乎兄弟者其則不遠矣利欲之

私豈足易我天性之樂哉而又擴而充之至於天典民彝各盡其道則於君子所以為教者可無負也此邦之人聞君之教其諸子者若此則過君之居履君之閣孰不自歎夫流俗之薄而陰革其乖爭之習乎觕嘗東浮大江躡雲門跨石龍以望所謂象山者其巖谷崤崒風濤洶湧甚可愛也異日尚當從君怡閣之上觀君之施於其家以及鄉人者焉君亦坐予而熏沐之哉乃為之記不惟以見君之志亦以自警云五月壬辰朔壯山黄

雜記

劉正之遂初堂記

始予識劉君正之于屏山正之年方十六七予意其貴顯已三世綺襦之習聲色之樂軒冕之味必有以動其心成其質者已而觀其貌聽其言察其行則褎衣博帶塾巾岢屨不見其瑤環瑜珥也左圖右史吟風詠月不見其粉白黛綠也高談抗論動與世忤不見其脂韋嫵媚與波上下也予退而歎曰富貴人所欲也彼豈異于

人哉所謂居移氣養移體者果足信耶抑其年少氣鋭久而遂變也哉自是以來與之交日熟情日親即其新以考其舊葢有甚焉無不及也其後予以禍患摧折退歸故鄉而正之方馳騁東西為諸侯客葢不見者十有餘年旣而聞其以憤世嫉邪斥辱權要罷歸田里其先公之賓客有顯國東者其先太夫人之親族有屬中宫者宦遊之交好有為天子之耳目者宜若可以自白且彈冠矣親故愛正之者亦率以是勉之而正之偃然而

不應日與親朋彈碁賦詩蒔花植竹蕭然若將終身焉
予又退而嘆曰是其天資之美不以外物累其中者也
是眞能不負其初心者也此古之有道者之所難而風
雨之詩所為作者也癸亥之秋予復訪正之于屏山正
之與予言曰予少時嘗以遂初名其所居之堂晦菴朱
先生嘗為予書之子能為我記之乎予曰若先生固望
以遂其初予固有以知子之果能遂其初也富貴之毒
人也甚於鴆惟其嗜之美也而其毒愈深蝍蛆甘帶鴟

鴟嗜鼠彼豈知為臭腐哉蟠間之餘嗟來之食盎有妻妾之所泣乞人之所不屑者而士大夫不顧廉耻而冒求之今子生于公相之家狃于富貴之樂而能遺外聲利不改其度如此是豈不甚可敬哉雖然子之初亦既遂矣吾請卒言其所謂初者子其為我聽之天地之初太極是也人物之初性善是也聖賢之初赤子之心是也人其能遂吾之所謂初者乎子能遂之則子之家之初忠烈如延康勲業如少傅道德如屏山備前人之美

發揮而光大之如忠肅者子孫有以遂之矣正之曰某不敏敢不敬蚤夜以承子之教因書其本以為遂初堂記七月朔旦長樂黄榦記

家恭伯重齋記

眉山家恭伯名其讀書之齋曰重取夫子不重則學不固之義屬榦記榦竊聞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為本而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格物致知又以居敬為本焉先儒論居敬之方則曰主一之謂敬又

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整齊嚴肅夫子所謂重而又居敬之本也容貌之莊言詞之謹非致飾於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輕淺浮躁其中可知矣何以究此理之精微存此心之純一哉世之學者溺心於文詞功利之末固非大學之所當務志於學而不得其要則又捨近騖遠惮拘檢而樂放肆其於學亦豈能有得耶恭伯負奇才攄讜論擢高科守其家學之傳汲汲然以讀書講習為事而又必以重為先可謂得為學之要矣然則以弘

毅而任斯道之重以斯道而任天下之重亦由是而益用力於大學之道而已恭伯勉之哉恭伯名抑今為嘉定府學教授嘉定辛未長至三山黄榦記

郭聖予瑞蓮堂記

有蓮偶而華邑人瑞之不以私獻於令令顧德弗稱復歸之輦於通衢邑人縱觀焉桂湖主人郭君來請曰某之先嘗面池而堂將以瑞蓮名願有記蓮花之君子也蓮而瑞君子道長之祥也學而德進仕而業廣皆道之

長也天其啟之矣吾邑之士勉乎哉嘉定癸酉六月既望長樂黄𡵨記

林正卿龍門菴記

度地居民為城邑為鄉井其居之安其生齒阜以蕃則其山川融結磅礴深厚宛委回復必有可觀者若夫萃為中和散為英華涵濡孕育為哲人才士則其瓌偉絶特必有大可觀者焉葢人稟陰陽以生川流山峙陰陽之大者其剛柔厚薄盈虛聚散宜悉相似也吾友林正

卿所居之鄉山曰鼎峯水曰梅溪鼎峯之山析為二支東西迭起仰而相向俯而相就卒而交互以相入梅溪之水沿山而流若往而復若低而觸若停而蓄莫知其所自出如是者十餘里然後聳為雙崖瀉為三灘崖東灘駛崒嵂澎湃露怪呈奇不可名狀蓋一鄉之屏蔽神龍之所潛也其鄉士友顧而樂之於崖之東結茅為菴名以龍門以為禱祈遊覽之地而屬其友黃繇記之繇未嘗至其鄉獨嘗與其士友遊大抵潔廉峭峻好義而

喜文則山川之氣實使然也人固囿於氣當有以充其氣山之高水之深神龍之變化苟有以充之吾分内物耳不然樵漁耕販往來其間者相踵也於我何有焉今正卿能與其鄉人徜徉盤礴而講其所聞於師友者以充其所禀之氣庶乎博碩宏偉而無負於兹土之勝矣

嘉定三年七月朔日長樂黄榦記

## 安慶府新建廟學記

聖人之道與天地並學校之設以明道也夫陰陽五行

發生萬物而太極之妙周流不窮凡囿於造化之內者
鈞稟是氣則鈞具是理人為萬物之靈則受中以生純
粹至善而日用常行各有當然之則貫徹古今充塞宇
宙無適而非此道之寓也聖人參天地以立極既為之
發明其蘊而經理斯世者又設為學校以教之上自王
國都而下至里術蓋將與一世之人凡有血氣心知者
莫不周旋涵泳於吾道之中顧安有遠近內外之閒哉
龍舒為郡自周之初以國著名其沐文武成康之遺澤

舊矣其地域距天下之中王者故都千餘里風氣所鍾正朔所及古男服之國其山川之勝扶輿磅礴泓澄演迤為兩淮絶特之觀其習俗質樸而渾厚其竒才秀民挾策讀書者彬彬也而郡之學獨簡陋弗稱累數十百年莫有過而問者焉葢自衣冠文物萃於東南仕於淮者咸以為遠且外化民成俗所當急者反緩之吾道之大寧若是耶攷之圖志自唐有夫子廟學之始建獨闕弗載舊學在今學之北政和間改創今地紹興初旣廢

復興其後或增或葺大抵因襲簡陋非有意於崇學校美教化也嘉定壬申右史舍人直龍圖閣張公來守是邦進謁先聖退而歎曰若是其隘也閱武之地廹於學宫非所以右文教也從置他所而學之地始闢則又歎曰若是其陋也肄業之齋環於廟殿非所以尊先聖也更創諸齋於所闢之地而廟之制始嚴右廟左學位序既定凡屬於廟者首建郡守齋廬以肅祀事既又考諸鄒兗二公以及從祀坐向等級率謬不應古法以侍講

朱文公先生所定新儀悉釐正之郡之先賢與周程三先生舊祠學門外至是遷之以亞從祀凡屬乎學者則北為傑閣以藏宸翰閣之下為師生燕見之堂堂之北為教官齋宿之舍列六齋以及學職之位於東西兩廡其南有軒軒南有池池上有亭為游息之地其外為射圃深廣崇嚴耽耽翼翼規模之壯東南諸郡莫能過也材取於在官之竹木工取于在學之佃夫邑之寓公閒遣助焉興是大役民不知也旣以學前官池與官田若

千畝廣膽學之廩又以白沙魚池歲收累千緡以待士之貢禮部與喪葬之不能舉者賾而周之廟學之支傾補漏亦於是取辦焉嗟夫公之加恵於此邦之士厚矣此邦之士鼓篋而來攝衣而升入乎廟瞻聖賢之儀容以繹其典訓處乎學聆師友之講習以考其德行道義之著見躍如也又能存養於齋莊靜一之中省察於念慮起居之際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則道在我矣積習既久風俗日變雖鄒魯可也孰謂衣冠文物獨

東南之為盛哉公名嗣古直寧人蚤以實學登顯貴刻意於道以己所得欲人皆然其守舒尤以教化為先務未朞年政成令孚百廢具舉廟學之建視他郡為最鉅既訖功以府學教授趙汝遂之請屬龢記之竊惟舒之先賢有文翁者興學於蜀人化之漢史既傳其事千餘年間蜀之名公項背相望猶相與言曰此文之教也公能視舒如蜀舒之人豈不能以蜀自視視公如文哉豈可使之泯泯不少槩見而太史氏失其傳哉遂不敢辭

而紀其本末俢公之惠以厲舒人使來者有考也學成於癸酉十月之庚子董其役者懷寧尉范楷兵馬都監鄭遜云後十日具位黄榦記

平江府和靖尹先生祠堂記

和靖尹先生寓居平江府虎丘西菴牓曰三畏齋所題雜録論語解皆可考所寓即上方也去之七十有五年郡守直秘閣陳君芾通守太學博士丁君焴始度菴空地為屋繪先生衆祠焉尊前賢厲後學也先生諱焞洛

陽人年二十師伊川程子舉闈策士議誅元祐黨不答
遂棄舉子業靖康初以布衣名不至詔褒為和靖處士
洛陽陷家殲焉先生死復甦竄長安山谷中逆豫以禮
聘溺水逃去展轉蜀道累年紹興五年以崇政殿說書
名凡二十辭八年冬始入見除秘書郎明年遷少監太
常少卿權禮部侍郎每遷輒力辭其冬除黴猷閣待制
提舉萬壽宮辭不已遂奉外祠即虎丘以居年已七十
矣貧無以為歸也後二年竟殁於會稽之寓舍先生所

遇於世如此葢嘗考先生之所學篤於踐行不為虛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所藴也今其可見者經帷進講門人記録耳惟即其所遇於世者觀其所取舍然後知先生之於道卓乎不可及矣利害者人心之私理義者道心之公公私之間迭為勝負一取一舍而賢不肖可知也至於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非盛德能若是乎理義充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喪膠轕萬變日陳乎前而

此心自若也程子之門從遊之士皆閎博俊偉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亟稱之其察之審矣顔淵退然如愚而夫子稱之亦曰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又曰庶乎屢空然則先生者程門之顔氏歟里巷小人顛冥於利慾之塗不足道學士大夫則知禮義矣臨利害未毛髮許棄其所守者可歎也聞先生之風得無少愧歟有志於道者亦可自勉歟二君為是祠有補於名教大矣故述其躬行之大節以示學者庶幾驗之於身而得於先生之道

云嘉定七年六月既望後學黃榦記

袁州萍鄉縣西社倉絜矩堂記

晦菴先生初創社倉以惠其鄉人欲以聞於朝頒之州縣江淛間好義者爭傚焉袁州萍鄉社倉九縣西其一也鍾君唐傑為之記有堂焉未名胡君叔器謀於榦以絜矩名之叔器歸以語唐傑唐傑曰可乎哉以書來曰子為我記之榦聞之師曰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處己接物度之而無有餘不足方之謂也富者連阡陌而餘

粱肉貧者無置錐而厭糟糠非方也社倉之創輟此之有餘濟彼之不足絜矩之方也君子之道必度而使方者乾父坤母而人物處乎其中均禀天地之氣以為體均受天地之理以為生民特吾兄弟物特吾黨與則其林然而生者未嘗不方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赤子入井一牛觳觫於己何與而怵惕生焉一原之所同出自不能已耳則方者又人心之同然也飢而食寒而衣仰事而俯育人之同情也是以古之帝王設為井田家受

百畝上有補助之政下有賙救之義於吾心有病焉此方之政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其分殊原其理一方之所以為教也夫稽之天理驗之人心參之帝王之制質之聖賢之訓君子之道孰有大於絜矩者乎若夫横目自營拔一毛不以利天下充其小己自私之心雖一家之内父子兄弟尚有彼此之分而况推之人物乎故不能以絜矩為心者拂天理逆人心帝王之所必誅聖賢

之所必棄也然則知社倉之為義而置者絜矩者也不知社倉之為義而不置者不絜矩者也旣不知之又欲壞之是自不能絜矩而又惡人之絜矩賢不肖之分曉然矣又嘗即鍾君之記而考之萍鄉之為邑久矣為令為尉於其邑者不知幾人而孫公潘公獨能留意為士而生且長於其邑者又不知其幾人也彭君雖不知其人而鍾君胡君則貧不能自立者也而亦拳拳於此是四五人者其賢於人可知矣因是推之則向之捐米以

置倉如柳如宜者其人又可知矣又嘗考之鍾君嘗求記於先生而先生為之跋考其歲月葢屬纊之前二十日也其詞抑揚感慨有遺義焉其天地生物之心至於老且歿而不衰也某年某月某日具位黄㽦記

吉州永新縣學記

永新於吉為壯邑山水明秀土地衍沃其俗富足而家業儒其學校之創舊矣嘉定元年盜發荆潭結黨與負險阻其抗逆王師環數州之地千餘里被其毒永新當

往來之衝剽刼焚蕩官廬民舍寸椽尺瓦無在者越數年始克撫定縣尉范君某茇荆棘夷瓦礫約己嗇用首建縣學而一新之以其州事判官孫君德輿之書來請記䌹謝不敏范君秩滿復過予請益堅方盜之始平也山谷之反側未盡安田野之流庸未盡復弭盜安民尉職也弦歌揖遜經生學士平居暇日以講以肄尉亦何急於此歟葢嘗原盜之所由興矣慶元開禧閒掀排道學之說指士之潔廉好禮誦先王之言行其道者一切

以偽目之貪得嗜利之流習為苟賤無恥以自别於道學阿權姦竊威福志氣盈溢遂啓兵端債軍殺將兩淮荆襄為之騷然東南之民困於供億監司州縣方且括民財奉苞苴民不勝其困江西之俗豪家富室喜於兼并為之守令者不惟無以抑之而反縱之而細民又困矣夫民生不見禮義之及已而困於衣食之不足幸當樂禍以圖逞其不平之憤則去為盜賊而焚燒縣邑賊害良民者勢使然也知盜之所由興起於不恱學則弭

盜安民之術舍學何以哉此則范君之所為汲汲也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夫子之教行則進賢退不肖者必不肯用民之賊為監司守令者必不肯為民之賊富民必不肯兼并細民亦不肯相率而為不義如是則不惟盜賊之可弭雖使人有士君子之行可也然則范君之所尚俗人以為迂而君子以為急不惟永新之為官民者所當知而天下之所當取法也故為之推廣其意而記其學成之歲嘉定其

年某月某日具位黄榦記

## 徽州朱文公祠堂記

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叙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説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

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文公徽人也其殁也徽之士相與言曰公之系兹土吾郡之盛事也即郡之學繪而祠焉太守趙君師端至視其祠褊且狹不足以稱邦人思慕之意改創於講堂之北且屬繇記之竊惟自昔聖賢之生率五百餘年而一遇孟子既殁千有五百餘年無聞焉考其世系則又皆中土之所生而南方則又無聞焉歷世之久輿地之廣其間豈無閎博俊偉之士而不足以與

闢斯道之傳至我本朝周程張子旣相望於一時而文公復興於未及百年之後周子旣生於舂陵而文公復生於新安豈非治教休明文武周洽天運之所開地靈之所萃曠古之創見而一代之極盛者歟秦漢以來斯道晦蝕天理不明人心不正事物當然之則昧没而不彰方策不刊之訓殘闕而將墜周程張子旣推明其大端而傳訛襲舛浸失本真迨我文公稟高明之資厲强毅之志潜心密察篤信力行精粗不遺毫釐必辨至其

德盛仁熟理明義精歷代相傳之道粲然昭著故雖窮鄉晚出亦皆知有聖賢教人之旨然則公之生於世有功於斯道大矣至公之殁海内之士莫不嗟咨涕洟失所依歸而況生長於公之故里者乎宜其思慕不能自已趙君大其祠宇以慰其心也亦宜矣哉雖然思其人不若尊其道慕其迹不若師其心今公之書旣家藏而人誦之矣惟不為習俗之所遷不為利害之所誘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則雖越宇宙

如親見之道之明且行世之安且治可冀也此當世之所宜共勉蔵之士其可無以勉之哉師端與其兄弟皆從遊於文公先生之門故其為政知所先務如此堂成於嘉定七祺八月董其役者歙令孫某十月朔門人黄榦記

勉齋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勉齋集卷二十
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姚元開

勉齋集卷二十

宋 黃榦 撰

記二

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記

嘉定八年冬十有一月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成郡假守長樂黃榦帥其屬與在學之士諏日而舍奠焉郡文學金華潘衍與其諸生合詞而請記竊惟成均之法合國子弟擇有道德者使教焉歿則祭於瞽宗謂之先聖

先師國無人則取諸其鄉與其鄉鄰而嘗遊宦於其國有善可紀者亦祀之若孔子孟子及其門人則又不必其鄉鄰遊宦而祀典所秩通於天下此學校之所同未有能易焉者也漢陽為郡訪之於學常祀之外乃咸無焉其江山之勝習俗之媺禹功文化載於詩書士生其間卓然自立者固不乏人豈懷道抱德深藏不市尸而祝之不可得耶二程子以道學繼孔孟不傳之緒生於黄陂為漢陽鄰壤其門人游氏嘗守是邦程子稱其德

器睟然學問日進則取諸其鄰與嘗所遊宦者不可以莫之舉也即師生以原學之所自傳則濂溪周先生實倡其始又即周程之學以究其所以光明盛大則新安朱先生實成其終此五先生之祠所以立而學之文物始備矣夫道統之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是道以化天下周之衰斯道不行孔子孟子及其門人相與推明之秦漢以來且千有餘歲洙泗之遺緒已墜而復振非五先生之力歟則五先生者自當與孔孟之徒通祀

於學校況又其遺跡之可考則合而祀之使此邦之士知道統之有傳聖賢之可慕顧不偉歟當斯文晦蝕遺編殘脫之餘天運有開名儒繼出以高明之資强毅之志剖析毫釐張皇幽眇著之圖書炳如日月後學者盖不待窮探力索可以目擊而道存焉然士風之壞久矣遊於學校者非科目不習也此豈士之罪哉漢陽之士入其門升其堂孔孟之徒森乎其前五先生之祠列乎其後尊其人讀其書明其道心之所存身之所履必有

以超然自得者則夫有道有德下以教國之子弟上以紹諸儒正統之傳豈其無人歟豈其無人歟遂為之記以授其學者俾勒石於庭以俟明年正月元日謹記

鄂州州學四賢堂記

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為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欲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慾昏性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梏亡茅

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物始開
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
以天叙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之
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
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
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彞不容已也周德既衰邪說並作
言道者祖虛無論治者尚功利談經者溺訓詁工文者
騁詞華千有餘年天理湮晦雖閎博俊偉之才未有能

窮其指歸者也聖宋龍興德配天地尊道以儒出治以仁經術文章一根於理鴻儒碩士彬彬輩出上儗三代下軼漢唐何其盛哉漸摩積累斯道之久蝕者復明焉濂溪周先生不由師傳洞見道體推無極太極以明陰陽五行之本人物化生萬事紛擾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人極立焉蓋與河圖洛書相為表裏周子以授伊洛二程子程子所言道德性命皆自此出而微詞奥義學者未之達也新安朱先生稟資高明厲志剛毅深潛默

識篤信力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超然獨悟而又條畫演繹以示後學周程之道至是而始著矣窮理盡性以至命存心養性以事天非四先生孰發之道之不明以學者無所見而異端禍之也四先生之道本諸人心之所固有天理之不可易則邪說不得肆而晉趨於至正之途止於至善之地矣天下學者尊信崇尚以為孔孟之徒復生斯世祠之學宮以起學者敬慕之心是則師儒之職會稽石君繼喻之意也石君為鄂州教授

而餘遣分符於沔石君之先太常寺簿師朱先生為門人高弟以餘為同門後進也嘉定八年春二月四先生祠堂成遣其學正張頤孫來請記四先生之書家傳而人誦之矣述其關於道體之大要以見四先生之道光明盛大其本原固有自也夫以天命之在人甚明前賢之教人甚至聖朝之重道甚隆師儒之衛道甚切則遊於學校而拜於祠下者亦思所以自勉哉後學黃餘謹記

南康軍新修白鹿書院記

廬山之陽傑然而以峯名者五老五老之麓窈然而以洞名者白鹿唐太子賓客李公渤之所隱居而南唐廣之以為養士之地聖宋肇興文教敷暢開寶中有以高第知廬山學士而洞學始盛太平興國有賜書之寵大中祥符有加繕之命慶歷詔郡縣皆立學而舊有學者率仍其舊聖祖神宗所以崇儒風惠士子者至矣蕩為丘墟莽為荆榛者豈立學之後士趨簡便不復為林泉

之邉耶淳熈八年詔以文公朱先生起家為郡始得遺址規復之歲邉大祲役從其簡已而請額與書以重其事則其簡也固有待也繼為郡侯為博士者累累增治然量力之宜踵堂之舊未有能侈而大之者也嘉定十年先生之子在以大理正來踐世職思所以揚休命成先志鳩工度材缺者增之為前賢之祠寓賔之館閣東之齋趨洞之路狹者廣之為禮殿為直舍為門為墉已具而弊者新之雖庖湢之屬不苟也又以先生嘗著䟦

坐之制聞於朝請釐正之其規模閎壯皆宅郡學所不及於康廬絶特之觀甚稱於諸生講肄之所甚宜宣聖朝崇尚之風成前人教育之美皆可無憾矣周衰道晦且千餘載周程夫子始得孔孟不傳之緒未及百年大義乖矣先生洞究其道而推其所未發其為郡也固嘗與諸生熟講之規誨之語約而盡矣今侯亦拍致嘗從學先生而道其說者使長其事講授焉所望於諸生豈淺哉苟徒資口腹媒利禄而治心修身漫不加意則旣

失崇尚教育之旨覽觀山川之勝周旋堂宇之盛於心安乎侯之為政得於過庭詩禮之餘戢姦扶弱革弊興壞而尤以字民為先務南康地瘠民貧先生累乞蠲減租税與凡無藝之征侯亦抳滲漏節浮冗代民之輸而蠲其負者至緡錢六萬餘尚能以其餘力屬意於儒官者如此是固不可不書簳項從先生游及觀書院之始後三十有八年復覩書院之成旣悲往哲之不復見又喜賢侯之善繼其志命之記不得辭也是為記嘉定十

年三月也

李德進毋自欺齋記

李君德進自太學歸蜀祭酒袁公喜其篤實而嗜學也為書毋自欺以勉之李君將歸以名其齋踰江過瀛山屬予為之記予聞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啟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

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歟江出岷山東望滄海不知其幾千里也滔滔不息卒亦至焉誠故也觀於此則毋自欺之意可見矣予方懷信道不篤之懼而德進之請適有感於予遂不辭而述其所聞以諗之且以自警云德進名輶之除山人嘉定丁丑五月丁酉長樂黃榦記

陳師復仰止堂記

仰止堂者丞相正獻陳公舊第之東偏晦菴文公朱先生嘗館焉文公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不遠千里而勤館人正獻公樂道而忘勢折節行館而與之友二公之在此堂道相與也堂之面其山曰壺公峻拔端重若正人端士翔拱而進也文公之館于此正獻公之子宓摳衣焉太府寺丞宓長而益嗜學思文公而不得見登其堂望其山如見其人焉取高山仰止之義以名之旣與朋友講習於其中而屬鼒為之記聖賢之生斯世盛德至

善血氣之屬莫不尊親者豈自外至哉秉彛好德良心之不自已也學者之於聖賢思其居處而起敬焉豈特聞風而悅之哉尊德樂道志於學者之不能已也寺丞之名此堂可謂良心之發而能志於學者矣抑因是而有感焉道原於天聖賢體天立道而示諸人若喬嶽焉可望而登也人皆仰之然無目者不見資稟累之也遂獸者不見物欲昏之也指一草木而謂之山見之偏且小者也有見矣趨而下焉捨喬而入幽也旣趨矣峻則

止焉半塗而遂廢也此豈無人心而不知學哉心不充學不力也今之學者有不蹈此者乎吾懼斯道之日晦也誠能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體高山景行一仰一行相為先後之意循序而漸進自強而不息始見其彌高終見其卓爾羹墻與立無非道也則於斯堂之義庶乎無愧矣豈有他哉充其好德之心厲其好學之志也寺丞立朝臨政能任道者也故推其所感者以勉之且示同志使有警也長樂黃榦記

家本仲無欲齋記

家本仲訪予於干山之下相與讀周子程子以及先師朱子之書探其端緒以求其本原至於周子無欲則靜之旨本仲喟然嘆曰入德之要其在兹乎是可以名吾齋矣盍為我言其義予嘉本仲擇之精信之篤幸吾黨之有人斯文之未墜也為之言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敵交於前其中則遷而欲生焉欲熾而益蕩

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旦晝之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豈惟聖賢之教為然哉春夏陽之動也秋冬陰之靜也方其靜也一物不生萬籟不鳴木反於根氷凝於淵不若是無以噓衆陽而生萬物及其動也物各付

物天何心哉天且無心欲何有焉不若是無以肅群陰而成歲功矣天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夫健順五常性也精氣百骸形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道也徇耳目口腹之欲以厭足其蕞爾之形靜以賊本然之心動以害當然之道上以逆天地之化下以違聖賢之教於禽獸奚擇焉誠能反而思之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是其尊且貴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莫能奪焉視世之功名富貴人之所大欲眇然若浮埃之在太空而况卑

馬衾裘飽食之間乎葢將與造物者相從於冲漠之境而非人世之所能羈縶也所謂襟懷灑落如光風霽月者其所存可知矣周子推明無極動靜之義以繼孔孟不傳之緒而斷之以無欲則靜之一言至其論聖學則曰無欲則靜虛動直論養心則曰無欲則誠立明通然則聖傳之樞要學者之塗轍果不出於斯言也哉本仲名演眉山人嘉定己卯正旦長樂黄榦記

李兵部祠堂記

兵部郎中知果州李君道傳字貫之既殁之二年有祠
之於南康軍廬山棲賢寺者貫之自蜀來仕東南以不
及執經晦菴朱先生之門為恨凡從先生游者皆詘首
願與之交凡先生之遺書與其師生問答皆手抄成誦
晝夜不倦其天資敏悟固已默而識之矣其有疑未釋
者必反復問辨以求其正由是通達該貫而篤信力行
見之行事者又皆卓然可敬東南之士歛衽推服使貫
之及登先生之門當不在諸子之下先生殁而私淑諸

人以有得者當以貫之為首與之處者久而益親及其殁也思之而不能忘貫之去國而艤舟於山之址日與朋友往來於巖壑泉石之間而於玉淵三峽之勝尤惓惓不忍去與之游者亦不忍貫之之遂至此也至今思貫之者猶是貫之之徜徉乎其間嗚呼此祠之所為立也道之不明自古病之貫之未得為晦菴先生徒也而其所自得乎於人者如是貫之未嘗有德於人而人親慕之以道故也則道豈難知而人亦豈可不志於道哉

祠之立旣足以見尊賢樂善之誠而過其下者亦豈無聞風而興起者哉予懼其所以立祠者無以自白於世故為之言而非立祠之本意者皆不著嘉定己卯人日友人黄榦記

袁州重建韓文公廟記

自堯舜至於孟子二千年閒聖賢迭興以道相授其章章較著者前後相望也皐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倫亦皆得以與知道者之列顔曾子思則不待言而

源流可考也自孟子蓋千年而後有韓公獨以斯道之傳為己任以古準今抑何盛衰顯晦之殊耶古者道德一風俗同歷世雖久所守者一說其見素明也周衰異端之禍起學者各以所見為守而道始晦故古之為道也易後之為道也難若韓公者尋墜緒於支離踳駁之餘而卓然有見焉則自比於聖賢以冀斯道之傳宜矣公固以道自任後之稱公者亦以道歸之約六經之旨以起八代之衰排二氏之非以濟天下之溺諫宫市貶

諫佛骨又貶流離困躓瀕死而不悔公如鎮州迓公者皆甲人為公危之公以理開諭皆俛首聽命非有道能若是乎然先儒頌公之言獨曰軻之死不得其傳非公有所見則所傳者何事且公之所見者何也天之所命之謂性公則曰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率性而行之之謂道公則曰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修道以導民之謂教公則曰其法禮樂刑政其位君臣父子由是而充之則日用常行莫非天理而私意人欲邪說詖論

無所容乎其間矣其詞確其旨明此豈臆度料想所能及哉體於身驗於心斷斷乎不可易也以公之所見觀之則聖賢所傳其不以是歟荀楊氏去孟氏未遠也醇疵之不同其見者異也公稱孟子醇而斥荀楊之疵則公之見蓋有得於孟氏而又以自況也公之書一則仁義二則仁義見之明也如此居仁由義聖賢事業不難進也而況言論氣節之一二乎故論公之迹不足以知公之深觀公之所見則公之以道自任者可知矣公嘗

為袁守袁故有公廟後遷焉尋復其舊歲久頹圮太守著作郎中鄭侯自誠始新之宗正少卿滕侯强恕續成之而屬榦記其事世之稱公者旣不足以知公之深甚者則指公為文人而又以文為道使聖賢之道不明而公之旁搜遠紹辛苦而僅有之者生不得究其施殁無以白於後非先儒發其蘊公之志何自而伸耶推先儒之言以明公之蘊其敢以陋為辭榦不敢以文尊公則公亦必不鄙其文之陋也廟之役始於嘉定戊寅十月

其成以己卯三月董其役者司户高炎後三月望日長樂黄𠙆記

## 曽氏樂斯菴記

建陽縣之東北有山曰竹原草堂劉先生之隱居晦菴朱先生執經問道之所也章貢曽君堅伯愛其溪山之勝慨慕先賢之陳迹築菴於其旁曰樂哉斯丘也生以佚吾老殁以藏吾骨也予嘗與堅伯遊而深知其為人倜儻負竒氣不為齷齪軟美計顧毫末以自同於流俗

其居官以才康稱其於勢利泊如也考其源流則又文
清公之從孫習聞其家法而恪守之故其敬賢樂善雖
老不忘而於死生之變浩乎不以動其中也死生旦晝
之常也古之人殀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耳曷嘗置喜
戚於其間哉鄙夫庸人生旣無益於世而徘徊顧戀猶
冀其久存於世益其識見旣陋而貪鄙之習沈痼而不
能以自脫也觀於此則堅伯之名其菴而自以為樂是
不謂之賢乎堅伯名松氣貌甚偉精力倍人猶可仕也

自以朝請郎江西安撫司參議官請於朝致其事云嘉定辛巳二月朔長樂黄榦記

台州州學四先生祠堂記代劉晦伯作

嘉定五年春正月天台郡學始建四先生祠堂郡侯豫章黄𡹮以其事來言曰故侍講文公朱先生聞道里閭為世師表台之士受業於其門者衆淳熈間浙東大饑詔起先生為常平使者部内頼以生活台之民蒙其德尤厚先生之學實得濂溪周先生伊洛二程先生之正

傳故併祠之庶幾邦人有所嚮慕興起而斯道之不亡四先生力也願有記其竊惟黄侯因邦人感先生之賜而推原其學之所自出以風厲之其於化民成俗之意篤矣然四先生之學則某雖不敏嘗竊聞之惟皇上帝降衷於民本然之性純粹至善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三代而上立學教人孔孟迭興立言垂世非有他道也四先生之學亦起於千載之後繼孔孟不傳之統而已顧其去古

溺於淺陋之習陷溺乎人心一聞正大之論則羣起而非之下之既自賊其本然之善為政者又舉其善俗之道而棄之儒風治效浸不如古非此之故歟今黄侯之建是祠也既有以尊顯其人又刋其所著之書日與學者講習之推明其道台之人將日捨其淺陋之習而趨於正大之見矣使凡為政者皆如黄侯之化其民而其民亦皆如台之人從黄侯之化則真儒輩出善治日興黄侯之恵豈特一郡而已哉某也官長成均適當聖化

更新崇儒重道之日方將叙正祀典剡聞天朝以表示
當世嘉黄侯之能開其端也遂為之記俾勒石於庭以
俟

勉齋集卷二十

勉齋集卷二十一

宋 黄榦 撰

序

送陳元平宰邵武序

陳君以英豪邁往之氣少以功名自許熟於民情軍政之利病與之語亹亹不倦老吏宿將斂衽畏服而獨喜與世之守章句語道理繩趨而尺步者遊苟誠其人不問爵齒必詘首下問此豈非其本心也哉世率以果敢

提給病陳君而戒以靜重詳審予以為人患無志耳士固有志於聖賢之學而為氣所勝未能遽易其習尚之偏者然志氣之帥茍有其志氣亦安能卒勝之耶人之氣禀固有剛柔之異然剛者易折而柔者難扶安知前日為吾病者不反以賛吾今日自治之決耶陳君於吾道汲汲向慕而才豪氣剛尚有持尺箠取中原之意抑豈不能自治其氣禀之偏耶靜重詳審之言予將有考矣陳君今為邵武令一日過門而别曰我行矣子亦有

以語我乎予於陳君為後輩且駑劣不足與語而猶若是則其志可知矣予嘗聞邵武有故尚書黃公終日正容危坐視其貌若無以異於常人聽其言吶然如不能出諸其口一旦立便殿上與天子相與可否凜凜然不可犯君令訪諸鄉人而式於其閭其亦有所感也夫春水湫瀰兩涘之間不辨牛馬而霜降水涸蛟龍諸藏者乃天地之全功也陳君其尚勉之哉紹熙辛亥暮春旣望北山黃榦序

輔仁録序

幹嘗誦谷風之詩而為之掩卷太息曰嗟乎人之大倫五朋友居一焉豈不重哉自天地陰陽升降上下而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著矣朋友者果何自而然耶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天之道也人之與人類也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而人道化為物類矣朋友道絶則此四者雖欲各

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疎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謬而不可勝捄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為之屢嘆也耶世教不明人心益薄生而知愛長而知敬者往往奪於利慾而不能以相保况其倏然集忽然散如太虛浮雲之無所倚薄者乎宜其苟合輕棄而不以動其心也雖然抑有由矣相習也以利相許也以氣相附也

以勢平居講切無補於人心天理之毫髮甚者又從而斲喪之有之既不足以為益則棄之亦不足以為憾矣誠能思夫天典之所固有人倫之所賴以立雖欲勿重其可得哉吾友黄君公泰謁余而言曰學者之所志人道之當然耳久要之不忘獨非人道之當然乎朝於斯夕於斯一旦離索焉而姓名邑里之不紀其何以慰吾拳拳之念耶遂出録屬余名之而俾序其意余謂此道不明久矣公泰知其有所輔於已也願以輔仁名之可

乎抑嘗聞之朋友所以輔吾仁而非志於仁則亦無以盡朋友之道人之生同稟此氣同具此理大吾心而達觀之不見其爲異也朋友之交亦去其物我之私而已有善焉公爲之有過焉公改之資人以成己推其所以望於己者而勉人也盡其心平其氣毋匿毋拒毋徇毋惡則故舊之情將銘諸心而不能忘也況是録之可考乎不然則屢書之奚益同志其勉之餘方有賴焉爾紹熙辛亥六月九日北山黃𠏉謹序

送徐居父歸永嘉序

餘嘗讀詹事王公之文觀其序篇致意於君子小人之際而得公之用心明白若日月浩汗若河漢未嘗不廢卷而嘆也曰世豈復有斯人也耶高明廣大者天理之公也詰曲偏暗者人欲之私也天理不明人欲日肆世豈復有斯人也耶及考其世系則公永嘉人也嘗欲遊於其鄉以覽觀山川之勝訪於其鄉之士豈無聞公之風而興起者乎淳熙甲辰始識邑君定於武夷之下越

八年復識徐君居父於清潭之濱既又因居父識其兄仁父其外弟葉君味道與凡遊且官於是邦者則疇昔之嚮慕固不待跋履之艱訪問之勤得以與之周旋矣至於人聞其名家藏其書號為一世能言之士而射策決科者皆宗之則猶以未得竊伏下風為恨也嗚呼公不復作矣公之用心余殆將有所考焉而世之說者乃曰皓皓者易汚不若循循而俯者之可以集事也則公之用心是耶非歟居父之歸也吊望於王公之墓而過

諸其友其為予閉之紹熙辛亥九月六日北山黄榦序

代仲兄會表兄弟序

北山黄東招其内弟鄭肅子恭而告之曰吾從母昆弟㫖葉出也葉氏昆弟猶吾從母之昆弟也凡三姓四家雖所系不同自吾外祖父母以來一本而已先王制禮列之五服之次以為緦麻之戚焉古之緦麻非今之所謂緦麻者也其歲月必相往來吉凶必相慶弔出入必相餞勞禍患必相賙卹亦其理宜也世降俗末利害交

攻一室之内同姓之中尚有爭毫末相鬬鬩者况於異居别族之親乎吾故昆弟散而居於城之東西南者有累十數年而不相見者焉邂逅相遇問起居外僅能貌相勞苦而已漠然無情矣至於諸姒諸子則有終其身而不識面者焉吉凶禍患之來而能為之同其苦樂者亦罕矣嗚呼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也哉吾嘗記為童子日外祖父母皆亡恙歲冬之朝兄弟畢集相與握手終日談諧笑語市棗栗相啖迨其去則留連不忍捨旦暮

又思之而幸其復來也豈非秉彜良心有不能已者及其長也而後怵於習俗迫於利害而不能以相保與此有識者之所當慨念也今吾欲與兄弟約以歲正月之十日六月之二十日會於天寧之浮屠天寧居城南十里於吾三姓兄弟之往來道理適均人具肴一柈酒一壺飯一器春蠔夏荔不拘其數合而飲食之古人騷賦詩詠與夫投壺弓矢之具有則攜之以供娛樂相告語以孝悌忠信相問勞以老少安否家計有無至於農圃

桑麻之業皆可抵掌而劇談也世俗俚下之詞閭閻米鹽之賤則謹勿出諸其口晨而往戴星而歸於是重親族厚風教不其善歟子恭曰善哉盍為之期日而告之乎余曰吾二十年前表兄弟之存者二十有一人今其亡者六人矣亡者不可復作其僅存而長者不下四五人少者亦旣娶婦抱子矣使此十有五人者皆康寧皆壽考皆歲無他適而能相樂其為斯會也亦不過七八十日而無此身矣人生百年之間兄弟十有五人而無

七八十日之相樂其與路人奚擇焉則是會也誠有不可緩者吾欲始以壬子之春何如子恭曰善哉敬受教遂述其言如此遍以告諸兄弟俾書其姓名於左曰如約柬長也謹書曰黄柬如約

林仲則二子名字序

慶元戊午予屏居箕山林仲則之二子曰庚曰武者自栗山來從予遊明年予將為武夷之行而二子者亦且將冠仲則以書來曰吾將易其童稱所命之名而因以

字之頗以屬予可乎予與仲則兄弟交最久而二子者復從學於予其何說之辭予觀庚也慤而武也敏慤者恐其不志於學而敏者恐其不力於行故名庚以學之名武以行之學之則聞見博而雖愚必明矣行之則德日起而雖柔必强矣故字學之曰伯明父字行之曰仲强父二子其勉之栗山之俗率以長子主家於内次子讀書於外使主家者知學則公平友愛之義篤而家之道益和以昌讀書者能行則孝悌恭順之道隆而所以

讀書者不但口耳之末而已不然吾恐內馬妻孥之慮重外馬子弟之職廢乖爭陵犯之風將由是起矣故子之所以名而字之者不惟就二子之質而亦以因其俗不惟二子可勉而凡栗山之從吾遊者葢皆有以思吾言矣冬至後二日北山黄齡序

久要録序

非天屬之親非名位之臨倏然相聚於千百里之外一朝去之姓名爵里有不及記者此久要録之所不可無

也然非天屬而愛生焉非名位而敬生焉姓名爵里不相與而不可不録焉者道義切磨之功人道之至重天理之不能忘也異日離群索居取是録而觀之其賢與其始善而中變與其日進而不已與皆可以致吾忻慕慨嘆之意而亦以為進德之助者是録之作豈小補哉書之編首以諗同志云長樂黄齡序

送許太博入宇文宣撫幕府序

天地之間一陰一陽兩儀立焉陰陽有老少四象生焉

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皆不出是四者而已人之一身仁禮為陽義智為陰兩儀也仁為木禮為火義為金智為水四象也形而上者也肝心為陽腎肺為陰兩儀也肝為木心為火肺為金腎為水四象也形而下者也耳目鼻口之分少長老死之變喜怒哀樂之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與夫五常百行未有出四者之外者也語大則天地日月鬼神四時不能違也語小則一草一木無不具

也四者之妙其淵深廣大如此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無間者於此器之中具此道也所以為聖為賢而超乎人物者於此器之中由此道也格物致知窮此道也存誠居敬守此道也無以窮之則罔然無所見無以守之則茫然無所得雖具人之形其與禽獸不遠矣世教不明學者知之而未必求求之而未必熟不至乎熟猶無見無得也至乎熟則動容周旋無適而非四者之用也古之君子所以自强不息者亦將有以熟之也閑禧

丁卯尚書宇文公出帥江陵宣威荊襄辟許君為屬而列予於下陳雖以病辭不果行而因以得交於許君一日相與語康節先生之學有感於數之起於四者予因極言之以諗許君且以自警云長樂黃𣿬序

葉雲叟子名序

葉雲叟以嘉定丙子後七月生男越三日來請名予與雲叟舊且好也不容辭諗之曰正得秋而萬物成天道也閏以積分而成月乃定時而成歲雲叟奉母自括蒼

來居於此種學甚力持身甚謹此鄉之人皆敬愛之今遂娶婦生子矣其亦至此而有成乎天啟之矣請以成子名之歲適大比雲叟行將褎然為舉首此其成之兆乎若夫學者所以成德也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子於雲叟父子有望焉冲佑逸吏黃榦序

## 趙季仁二子字序

吾友趙君季仁之二子長曰希譚次曰希譖將為之加冠而重成人也求字於其友黃榦按釋文譚謂告曉之

熟也諧謂中也此因言而訓也即言以求其心則言之熟者致敬而不敢忽也言之中者度義而不敢茍也夫學豈徒言而已哉故字譚以伯敬甫字諧以仲義甫易曰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程子曰敬立而内直義形而外方直而方則大矣有志於學捨敬與義將安適乎季仁好學者也二子必能世其業故為之字而序其意以勉之嘉定丁丑長至冲佑散吏黄榦序

黄西坡文集序

善學者先立其本文詞之末達而已矣然本深者末必茂不務其本而末焉是先未見其能工也予始識西坡黄君見其神清氣勇襟懷卓犖而知其資禀之異見其從師問學而恐不及而知其趨向之正見其臨民多惠政立朝多壯節而知其事業之偉歲適大祲人相食官吏畏首畏尾束手坐視君發廩蠲租不待報竟以得罪偽禁方嚴學者更名他師至有師歿不弔者君謫居不遠千里哭泣犇赴投閑十年人不能堪君泊如也有本

者如是文詞特餘事耳慶元初天子方慨然建立治功收名四方知名之士君亦駸駸嚮用矣使得究其藴豈但文詞之足稱哉君為南昌郡博士予始識君於康廬今四十年矣哲人其萎而從遊諸老皆無在者過君家訪其子如見其人焉其子池州法曹杭出君文一編示予俾序之予懼讀君之文者愛其詞不求其本故為之言其年其月其日長樂黄榦序

林子至子字序

貢者下獻上之稱也球琳琅玕與夫橘柚之屬皆可以供朝廷宗廟賓客禮樂之用而後貢故夏書九州之貢以物名周禮邦國之貢以用名下之獻其上非有用不貢也朝廷資人才以共治諸侯擇其賢且能者以獻於上亦曰貢得其人則足以建功立業否則蠹國害民尤不可以無用者貢也二者皆以有用貢而人才之用為尤大然致其用者在人養其用者在已古者禮義之教素明士之所自養者莫非有用之實後世以文詞取士

則皆空言而無實用矣是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治日少而亂日多職此之由也然則為士而將貢於上其可不以有用者自養乎栗山林子至名其子以貢而問字於予為之字曰用之勉乎哉行將見子干霄凌雲而為棟梁之用棍闑梤楔非所望於吾子也嘉定己卯夏至冲佑散吏黄榦序

送方明父歸岳陽序

晦菴先生以道德為學者師榦少不自量得與弟子列

竊窺其容貌端莊儼然終日未嘗懈玩索理義片詞隻
字未嘗忽厲志聖賢以身任道未嘗忘誘掖後進寸長
片善未嘗棄端居一室世之玩好無所嗜安貧自樂世
之富貴無所慕篤信善道世之毀譽無所恤臨事度義
世之利害無所擇其精微高遠者非末學所可知其可
知者亦人之所共知也四方學者從遊者數百人今其
存益無幾先生之書則家藏而人誦之讀其言者未必
通其義通其義者未必明諸心凜凜乎微言之絶大義

之乖也先生歿十有餘年蜀有李君道傳貫之者乃獨求之文字朋友之間篤學力行卓乎有不可及顧其不幸不見先生而親炙之又不幸蚤世以歿不及究其學充其志也嘗深痛之以為今之世不復有斯人矣又五六年有家演本仲者其志學操行視貫之伯仲也豈蜀之人物獨盛於東南耶今又得吾明父焉於理義之大端講之熟矣尤深病夫世之學者言行之背馳義利之交戰也而深懲焉觀其志之所趨盖未可量也明父復

為予言番陽饒曽師魯之為人自以為莫及也以是觀之天壤之間英靈之氣鍾為人物者何代無之洙泗濂洛之學深微隱奥者至先生而昭昭然若大明之中天也尚何微言絶大義乖之足憂乎此予之所以釋然以喜也抑嘗有聞焉夫子之道惟曽子孟子得其傳曽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子思之中庸受之曽子而傳之孟子一篇之中無非弘毅剛大之意惟明父勉之先生之學庶乎有望焉於其行也

書以為贈嘉定庚辰正月二十有七日長樂黄榦序

趙季仁習鄉飲酒儀序

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獻饌旅酬燕六者禮之大節也登降辭受禮之文也鼎俎籩豆禮之器也脯醢脊脅禮之用也此觀禮者所共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教親睦也鄉閭親睦陵犯爭訟之風息矣夫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之以禮教敬也終之以

樂教和也拜至拜洗拜送拜旣敬之至也請安請坐爵樂如箕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大義也此所以親睦鄉閭而息陵犯爭訟之風也降洗降盥潔也辭盥辭洗遜也父坐子立孝也老者坐於上少者立於下弟也飲食必祭不忘本也酬爵不舉不盡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僎以爵貴貴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燕及沃洗不忘賤也歌關雎葛覃卷耳齊家之義著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

義者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閭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著為禮以教人凡為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墜鄉人之羣飲者未嘗廢豐飲食侈供帳悅聲妓恣驩噭敖侈也誨淫也恣欲也無非所以敗人心者也此後世之士大夫曾古之服勤於畎畝者之不若也然則是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學士大夫之有志於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歟吾友趙君師恕宦不

達而志其貧今不合而志於古其為邑餘杭嘗行鄉飲酒之禮矣今復舉是禮與鄉之有志之士講肄焉禮成予猶恐觀禮者習其數而不明其義也故紀其大畧使刻之篇首嘉定庚辰六月朔旦長樂黄榦序

林良夫三子字序

傳佑仔㑹所以佐助夫人者也吾友粟山林良夫以是名其三子而求字於予名以望之父之志也字以補其所不及朋友之教也良夫之名其子也葢望其出為世

用以承弼厥辟左右有民也其志大矣鯀之字之也先乎已而後能及乎人不先乎已為人之學也又安能及人也哉傅者所以輔夫人也必先自輔以成其德而後可以輔人故字之曰自輔佑者啓佑之以正也必先自正而後能正人故字之曰自正仔者任人之事者也必先能自任其事而後能任人之事故字之曰自任三子者之呼其名則當慨然曰此父之志也吾當志伊尹之所志人之呼三子以字也則當惕然曰此朋友之教也

吾嘗學顔子之所學能若是其於名若字也庶無愧乎

嘉定辛巳二月望日明道散吏黄榦序

與郭德元序

火陽剛故趨上然人憚而避之水陰柔故就下然人狎而玩之人性亦然將趨上乎抑就下乎將為人所憚乎抑為人所狎乎將趨上則不必求人之狎至於為人所狎則不可不思吾之所處也然則趨上者當自安就下者當自省也嘉定五年暮春既望勉齋黄榦書寄郭兄

德元

李維志字序

志者心之有所之也心者天地之縕化育之機人之所以得以生者人有是心極其所之則人道可立雖參天地賛化育亦豈有所假於外哉甚矣人之輕視其心也之於名之於利何其卑且陋耶之於道者善矣用之不專進之不力持之不堅猶無所之也如適千里之塗紛然而多岐忽焉如中止安能有志乎吾友李維石名士

興病其字之不類也以維志易之其義以為學而有所興起非志不能也復求其說於余維志嘗聞武夷夫子之道而說之者其志已不為世俗之卑且陋矣故特以人心本然之大與夫志之所以為志者諗之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君子曰詩之好仁如此維志勉乎哉予於子有所警矣紹熙甲寅八月既望北山黄榦謹序

勉齋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勉齋集卷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姚元開

勉齋集卷二十二

宋 黄榦 撰

題跋

書蔡西山家書

榦始受學於晦菴先生首識西山蔡公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牀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盖公負英邁之氣藴該洽之學智極乎道

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幹之識公為最久而荷公之教為最深其卜居乎此也固惟先生是依亦庶幾資公之教以自老公既不容於世以死而先生亦相繼而歿幹又將疇依耶嗚呼吾先生者固累千百年不可復見若公者亦豈世之所常有耶今年春先生以書一通授幹浴嗟太息者久之曰此李通與其子書也子為我掇其要語繕寫以來未及反命而先生歿因書其左方歸公之子使藏之

以致其悲慕之意云

代書晦菴先生四齋箴

晦菴先生以紹興癸酉主簿茲邑時年二十有二也其拳拳於學校之教悉矣而又為此銘而以誨學者欲其目之所睹耳之所聞無適而非義理之歸今師恕趙君鋟板縣庠且慮傳本之多無以取信後來因屬幹記之嗚呼先生不復見矣所恃以明善誠身者不過文字之間是豈可以不謹其所傳哉遂敬為之揮涕書此嘉定

辛酉十有一日朔旦門人長樂黄榦敬書

跋三衢毛氏增韻

書六藝之一諧聲六書之一也字書音韻之學其來尚矣古者教人八歲入小學教之以六藝十有五歲而後大學之教行焉夫必先之以小學而習之以七年者蓋其切於日用之實不若是無以博其識養其心而為進德之基其騖高者既忽之而不習徇卑者又與大學而併廢之不惟不習而反笑人之習則其不如古也宜哉

覽毛公之所述為之三太息云開禧乙丑二月五日長樂黄榦書於石門酒庫

跋方耕道書

余嘗聞方耕道為南軒先生之客有遺憾焉及聞李君子謂之語具道一時相與之意然後知傳者之妄也子謂出示耕道手書敬服其論議攻非之益耕道以直道事南軒而南軒能容之子謂又以是友耕道而耕道敬之又如此賔主規諫之難久矣豈其遇合自有時耶余

為之三復而三太息云開禧丁卯春社長樂黃榦書

書晦菴先生所書損益大象

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何哉正心修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所由分而聖人之所為深戒也晦菴先生二象以授學徒江君孚先所警於後學者至矣孚先以示其同學黃榦三復敬玩刻之臨川縣學以

勉同志庶亦知所以自警哉嘉定巳巳莫春望日敬書

跋樂安曾一菴歲月記

觀一菴曾君自處於生死之際亦可謂達矣哉一菴家貲累千金子四人好學守家法無所累於中而然也世之貴富安逸過一菴者何限至老愈饕死且不瞑者皆是一菴非達耶一菴能超然於生死至語諸子猶以不能光大門户為恨抑豈未能忘情於窮達耶其曰醇謹勤儉讀書則是求諸巳而巳曷嘗以揺尾乞憐如墦間

之徒為能光且大哉一菴達者也余年六十有一一區之宅一囊之粟以自給尚趦趄俛首入銓曹讀曾君之記誠有愧矣因書其後以諗其子使毋忘乃翁之訓而亦以自厲云嘉定壬申二月既望勉齋黄榦書於武林旅舍

跋西山徐介甫手澤

此西山徐君子手澤也余不及識君而識君之壻胡伯量與其子烜觀君之擇壻與其教子則其人之賢猶可

想而知也曾子所謂其言也善者其此之謂與嘉定壬申長至長樂黄榦書於新淦縣無訟堂

書龔夢錫所編晦菴先生語録

龔兄夢錫所編朱先生語録字字皆格言也學者所當留意焉雖然言之於口不若會之於心者其旨深玩之於書不若體之於身者其理實熟味衣錦尚絅之章與夫默而識之之語則於是書也庶乎其有得矣嘉定癸酉七月望日門人黄榦敬書於臨川寓舍

跋南康胡氏鄉約

南康胡伯量以鄉約示其友黄榦讀已而嘆曰此鄉飲酒遺意也古之人於其鄉黨平居則相友相助有急則相救相賙其情誼之厚如此故其暇日相與為飲酒之禮以致其繾綣之情而因以寓其尊長卑幼之序如是風俗安得而不厚哉後世禮教不明人欲滋熾利害相攻情偽相勝一室之内父子兄弟乖爭陵犯者多矣而況於鄉鄰乎風俗之不如古亦宜矣哉伯量兄弟孝友

同居爨人無間言又能推其施之家者而達之鄉其有補於風教大矣故書其後以諗其鄉人使知其合於古誼相與守之而勿替云嘉定乙亥四月晦日書於鳳山書院

書晦菴先生語録

晦菴朱先生所與門人問荅門人退而私竊記之先生殁其書始出記録之語未必盡得其本旨而更相傳寫又多失其本真甚或輒自删改雜亂訛舛幾不可讀李

君道傳貫之自蜀來仕於朝博求先生之遺書與之遊者亦樂為之搜訪多得記録者之初本其後岀守儀真持庾節於池陽又與葉賀孫潘時舉諸嘗從遊於先生之門者互相讐校重複者削之訛謬者正之有別録者有不必録者隨其所得為卷帙次第凡幾家繼此有得者又將以附於後特以備散失廣其傳耳先生之著書多矣教人求道入德之方備矣師生函丈間往復詰難其辨愈詳其義愈精讀之竦然如侍燕間承謦欬也後

之學者誠能齋心而玩之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衆閒而悉歸一已是書之傳豈小補哉貫之既以鋟諸木以幹與聞次輯而俾述其意云嘉定乙亥十月朔旦門人黄幹謹書

書東萊呂先生寄李文簡手帖

侍郎李公以東萊先生手帖示幹既獲竊窺兩賢相與之意而所稱引莫非當世巨儒所講論莫非古先典訓何其盛哉今其人既不復見而其言亦不復聞豈亦氣

數消長驟盛者固忽衰與吾輩盍思所以自勉哉爲之三復太息云嘉定乙亥長至後一日後學黄榦敬書於鳳山書院

書晦菴先生家禮

昔者聞諸先師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蓋自天高而地下萬物散殊禮之制已存乎其中矣於五行則爲火於四序則爲夏於四德則爲亨莫非天理之自然而不可易人稟五常之性以生則禮之體始具於

有生之初形而為恭敬辭遜著而為威儀度數則又皆人事之當然而不容已也聖人因人情而制禮既本於天理之正隆古之世習俗醇厚亦安行於是理之中世降俗末人心邪僻天理堙晦於是始以禮為強世之具矣先儒取其施於家者著為一家之書為斯世慮至切也晦菴朱先生以其本末詳略猶有可疑斟酌損益更為家禮務從本實以惠後學蓋以天理不可一日而不存則是禮亦不可一日而或缺也先生教人自格物致

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皆所以正人心復天理也則禮其可緩與迨其晚年討論家鄉侯國王朝之禮以復三代之墜典未及脫藳而先生殁矣此百世之遺恨也則是書已就而切於人倫日用之常學者其可不盡心與趙君師恕之宰餘杭也迺取是書鋟諸木以廣傳盖有意乎武城弦歌之遺事學者得是書而習之又於先生所以教人者深致意焉然後知是書之作無非天理之自然人事之當然而不可一日缺也見之明信之篤守

之固禮教之行庶乎有望矣嘉定丙子夏至門人黄榦

敬書

跋陳履道先墳庵額大字

榦嘗受學於晦菴先生其所教人以孝弟為人道之大端已而辱在子壻行家庭享祀丘墓展省皆得與執事之列齋戒陳設滌濯烹飪皆曲盡其誠敬奉觴薦俎追慕感慨泣涕如雨三十年間如一日焉凱風寒泉之思盖天資之美學力之到有以充其良知良能以至此也

孝於親而望於人陳公菴額之所為書也履道既能成其先大夫之志復以墨本為軸朝夕展玩如適丘壟而撫松楸悽愴之情自有不能已者故述余之所見以明先生之為此書履道之寶此書不但字畫之工而已嘉定丙子六月既望長樂黄榦敬書於竹林精舍

跋陳履道辯誣卷

大書以揚其親之美力辨以不忍其親之見誣皆子孫愛親之美也然貴顯而賙其族亦人道之當然徽猷公

既貴矣斥其母子宿昔無聊之狀亦非書法之所宜使其概嘗有聞焉書其事而諱其名斯可也然徽猷公之所成就自其器識之過人假使真如所言其志氣亦豈少衰哉賙不賙正不足為公之輕重則不必辨焉亦可也祖考之望其子孫子孫之孝其祖考固有在矣諸陳為建陽大族皆好學守家法則所以顯其親者豈在於大書而力辯耶辨謗之作所謂家事非外人所宜與然榦以寓居介於諸陳之間則亦里人也為里人而平其

爭誼也故為之書嘉定丙子六月既望里人黃榦書於竹林精舍

跋陳履道烝嘗田約

嘉定丙子六月既望陳履道訪余於竹林精舍出示其先墳庵額墓誌辯誣烝嘗田約三卷無非孝愛其親之意而田約深遠矣可謂篤於人道之大端者也獺祭魚豺祭獸豺獺之祭非有所戒約而預為之備也禽獸微物而知奉其先況於人乎為物之靈而忘其追遠之念

曾禽獸之不若也况於為人戒備者如此而忍忘之乎風俗之薄甚矣不但辞語德色之可畏也視其親如仇讐如路人者有之孩提之童不學而能者安在哉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而且若此况敢望其追念數十世之丘墓乎此履道之所為諄諄也讀其約為之三太息而書之以為世戒長樂黄榦書

書龜山楊先生家書

龜山先生晚年家書也其精明詳審如此非道學之力

歟榦蚤從晦菴先生遊因得講聞先生之道中年遊宦學業遂廢歲月蹉跎老及之矣引疾來歸顧畢此志師亡友散獨抱遺編先生之孫浚擕書來訪三復起敬竊書其後以致慨慕之意云嘉定丙子九月五日後學黄榦敬書

書新淦郭氏敘譜堂記

人稟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凡在覆載之内者皆所當愛也況族系之所自出雖枝分派别推而上之皆吾祖

宗之一氣耳可不知所愛乎不知所愛則上負於天地下愧於祖宗矣新淦郭氏之於族人也既買田以給之又為堂以聚之盖知此義矣即此義而充之知此心之無不徧知此理之無不同則將合覆載而為一堂也豈不大哉予嘗為邑於新淦而聖與嘗問學於予聞其事而嘉其志為是説以廣之嘉定丁丑長至定菴黄榦書

書陳宻學守城録

宻學陳公之守城殆天下才非可學而能也然得其書

熟玩焉觸類而通之亦豈不可學哉顧嘗以為守城者郡守僚屬之責也今之仕者二三年輒一易偶當暇閒於是書固不屑讀倉卒擾攘則亦不暇讀矣若使邦人皆取是書而讀之父子兄弟庠序里閭平居暇日相與講說則凡在城之內者無非可與守城之人也況又切於其身之利害則考之必精思之必審其為郡守僚屬之助多矣予既與同官寓公士友合謀併力以成安慶版築之役因以是書屬郡文學金淵刋之學宮寓公士

友凡邦人之欲得是書者悉以遺之合一郡之見守一郡之城當有得陳公之意於是書之外者矣凡為郡而欲得是書以遺其邦人者又將以廣其傳焉則凡有城者皆可守尚何外侮之足患哉嘉定戊寅二月既望長樂黄榦書

書龜山楊先生帖

此靖康元年書也公年七十有四矣敵退圍解痛哭流涕以防後患諫大夫責也言不見聽則浩然以歸亦足

以明勢之誠可憂也上下偷安方以和為可恃獨何歟

為之三復太息云嘉定已卯七月二十三日黄榦謹書

書趙華文行狀

榦少從晦菴先生遊竊聞篤行公之名攬其遺事俯仰

敬嘆如對古人後十餘歳遂獲與仲兄偕受知於丞相

忠定公竊窺言論設施之大槩華文方以少年擢高科

館於劉忠肅公之家而受業於晦菴先生之門遂與為

友焉其後從宦江西累累相遇則華文涉歴愈深年愈

高而德愈劭也投老來歸聞華文之子總幹君守崇安有惠政人多稱之五十年間及見其一家四世之賢如此雖其事業所至有不同而其人之賢則皆處心以忠實持身以端謹居家以孝友施之政者真知體國愛民者也何其盛哉丙寅丁卯間幹方以事走京師及見權姦薰焰忠良被禍殆若天道冥漠不可曉者及今觀之鄙夫憸人根株鋤戮聞其名者不啻若犬彘而篤行公之後赫奕盛大至於如此所謂福善禍淫者豈不灼然

可監也哉讀李君敬子所述華文之行實而敬題其後為善者當知所勸而不善者亦當知所戒矣嘉定庚辰十二月二十五日長樂黄榦書

勉齋集卷二十二